

钻石失踪记

汴 桥 译 陈裕堂 图



海外儿童文库

海外儿童文库

（由台湾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提供版权）

钻石失踪记

糖果树

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

1991·北京

钻石失踪记

ZUANSHI SHIZONGJI

汴 桥 译

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出版
(北京市朝阳区红庙)

保定三利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.75印张 151千字

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0 001—10 000

ISBN 7-303-0182-0/G·31

定价: 2.40元

版权审核登记号: 京版贯核字(90)第10号

第一章

我正准备坐早晨的一班火车去找我的朋友罗泰德的时候，抬头向窗外一看，却看见了魏安琪。她戴着一顶宽大草帽，穿一件黄咔叽裤子，正站在街心，全镇的人似乎都来到街上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

为了打听清楚，我披上夹克就向外跑。一接近人群，莎莉小姐就抓住我的肩膀抱着我叫：“比利，见到你真开心。”

莎莉小姐总是有点太过热情。

“哈罗，”我挣脱她的拥抱问：“为什么……？”

“见到你真开心。”她往下说：“我们一离开埃及，她就生闷气。她见到你也许会消气。可怜的孩子，我们一切都是为了她好。她现在终于平平安安地到家，你上去和她打个招呼吧。”

莎莉小姐在人群中挤开一条缝，我就跟在她后面走。我们刚要看见魏安琪的时候，人群忽然向后一退，几乎把我压到下面。人们发出一声惊呼，一个漆得油光发亮的大木箱子忽然升到空中。它像自己会走动一样，慢慢移向魏家。“这是什么？”我叫着问莎莉小姐。

“棺材。”她眼睛里闪耀着光芒，“感谢上帝，他们终于把它抬起来了，现在安琪就会回到屋里去了。”

“这就是从埃及政府借来的那个棺材？安琪写信提到的

那个棺材？”我问：“它不是要运到底特律博物馆去展览的吗？”

“我知道，但是博物馆不要它，因为里面没有木乃伊，**只有细菌。**”

“什么细菌？”

“当然是木乃伊细菌。你难道不看报纸？”

“我没有读到。”我支吾一声说：“但是你为什么把棺材搬到家里来。”

像法老棺材这么奇怪的东西一定有个去处，不过，我也不知道应该去什么地方，但是绝不该是魏安琪的家中，

“甭问这么多问题！”莎莉小姐说：“这个尼汉马他冥王木乃伊已经够我心烦了……”她不耐烦地在空中摇摇手：

“我不愿再为它烦心。”

她不为它烦心，我倒烦起心来。想一想，尼汉马他冥王的棺材竟然跑到我们这条巷子来，真是怪事。而且魏安琪在信中说，这个棺材上附有魔咒。谁要动尼汉马他冥王的财宝和棺木就遭横死。我当然不信这种迷信。古时候的帝王发明出这么些魔咒是来吓人的，免得强盗来偷掘他们的坟墓。任何有普通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一点。

来到魏府的阳台前，人群便裂开一条缝，让我和莎莉小姐走过去。我感到自己成了要人，大摇大摆地随着法老王的棺材走进了她家的大厅。和魏安琪交朋友竟然有这种好处。

棺材要运到最上一层楼，要走四段楼梯才到。六个大男人扛着棺材穿过大厅上了第一个楼梯。魏安琪走在棺材前面，她的金黄色头发在吊灯下发光。很明显，去年九月他们离开时，莎莉小姐没把吊灯息掉。

“安琪！”莎莉小姐喊：“看看谁来了？”

最初魏安琪没听见，当莎莉小姐喊了第六次的时候，她才抬头看我们。她的黑眼睛扫向莎莉小姐，然后又扫向我。看见我的时候，她的眼光变得温和了一点，但温和得不多。

“嘿！”我对魏安琪叫，叫声在走廊中响起回声：“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”

“因为棺材，”她皱皱眉，手指指着身后的棺材说：“还有另外一些古董，我负责一切。”

“现在一切都搬到家里来了，”莎莉小姐说：“我会安置棺材。你一定累了，和比利到厨房去喝点冰茶。冷冻库中还有蛋糕。”

莎莉小姐做的蛋糕很出名，她会做英国点心，法国点心、意大利点心。世界上我没吃过的点心都在他们家吃过。

魏安琪犹豫了一下，看看身后的棺材，又看看我，似乎难以决定那一个比较重要。最后她选择了茶和蛋糕。我当然暗自高兴。不过，魏安琪仍然满脸不高兴，当她走到莎莉小姐身边的时候，脸上的不高兴表情就更加深厚。

我站在楼梯下面向魏安琪笑一笑。真高兴看见她回来。不过，我不能留太久，明天我就要到纽约去。

从去年9月以来，她似乎没变化，可能长高了一点儿。我也长高不少。她仍然带着矫正牙齿的铁牙套，我也在今年1月带上牙套，所以我们现在谁也不能笑谁。她的眼睛像以前一样黑，脸也像以前一样苍白。她的牛仔裤下面穿了一双长筒皮靴。脖子上绕了一条丝领巾。她从楼梯上走到我面前，脸上就开朗起来。

“我应该说高兴见到你，”她笑着说：“但我并不高

兴。我本来不必要回来的。真倒楣。”

我同她一同走进厨房。

“都是莎莉小姐的错！”她往壶中倒水：“她让爸爸把我送回来的。说正确一点，是一个阿拉伯酋长。”

“阿拉伯酋长？”我对着冰箱问。

假如莎莉小姐真在去年9月留下什么糕饼之类的东西，现在也早被他们吃光了，我向一袋鱼下面挖一挖，挖出一盒饼干。

“酋长，一点儿不错。莎莉小姐说，有人出高价买我。”

“买你做什么用？”我问。魏安琪打开烤箱烤饼干。

“我怎么知道？她说那个酋长要出200000美金。你知道阿拉伯人钱多得很！”

“为你出200000万？”

“我不相信，爸爸也不相信，但是莎莉小姐说一个酋长把一箱子钱丢给她就走。她拿着这些钱到处宣扬。为了送走莎莉小姐，爸爸也把我一同送回来了。”

“你爸爸为什么不把你留下，喊警察把那个酋长逮捕？”

“我也不懂。我猜他找不到那个酋长。不过，我早知道爸爸要我回来。他不愿意在挖掘古墓途中带个女儿。他总是把我留在家里独自行动。那一晚他告诉莎莉小姐住嘴，第二天早晨就把行李整理好送我们回来。有这么一个爸爸，我真应该去参加法国驻外自愿军。”

魏安琪难过得皱起眉头。

“也许他找到了那个酋长，但是他担心另外那些酋长，所以就送你回来。他不愿告诉你是免得你担心。”我说：“做父母的有时候会做这种傻事的。”

“父母总是跟我们作对！”魏安琪叫着，从厨房把杯子和盘子拿出来。

她说：“杯子太脏，你用水冲一遍。”

“其中必有原因。”我判断说：“我看出来莎莉小姐非常不开心，她从来没有这么忧愁过。”

“别提莎莉小姐了。”魏安琪打断我的话，用力拿盘子敲着桌面。我真担心盘子会碎了。”你知道她在路上做什么？在开罗她把我拉下去巴黎的飞机而登上开往伦敦的飞机。在伦敦的西赛罗飞机场她又把我们的飞机票换成排队候机票，临时挤上一班泛美公司的飞机到了纽约。在飞机上，她又神经兮兮地喝了不少香槟酒，喝完又去和一个荷兰人跳舞。”

“跳舞又有什么不对？”我问。

“没什么不对，只是她跳舞的时候没有音乐。我们正在看僵尸电影的时候她忽然跳起舞来。我窘得只好躲到洗手间去。我告诉你，毕比利，她真有精神病。”

我不相信莎莉小姐会得精神病。她永远是那么快乐。不过，我刚才在外面看见她的时候，她的确有点儿太激动。

我看看烤箱，里面的饼干还没化冻。于是我回到桌上和魏安琪一同喝起茶来。

“也许这就是你爸爸为什么把你送回来的原因。”我解释：“假如她像你说的那么坏，你爸爸一定要把她送走才行。他把你也送回来，就是要你照顾莎莉小姐的。”

“不是那么回事。”她叹一口气说：“我认为这一切跟他的棺材和古董有关。假如我是那个棺材的话，我爸爸就会对我关心多了。”

我了解魏安琪的想法，不过，我并不完全同意她所说

的。我爸爸虽然不像她爸爸那么常到世界各地去寻找古迹，但是他也为房地产缠身，经常不在家。至于我妈妈，她到像莎莉小姐一样经常在家。但是我妈妈不象莎莉那么好说话。算来算去，魏安琪算是很走运，有很多事可以随心所欲。

她又去看一次烤箱。饼干解冻了，她把饼干放在盘子中，端到桌上。

我们一声不响地吃饼干。魏安琪虽然心不在焉，我却很高兴和她在一起。我们快吃光饼干的时候，魏安琪忽然抬起头来，问：“罗泰德到哪里去了？”

她为什么想到罗泰德？难道我来了还不够吗？难道她是女巫不成？怎么想到罗泰德？我吸口气，准备把罗泰德的事情告诉她。

第二章

泰德离家出走的时候，是惹了一场大祸，老实说，对他所做的事情我一点儿都不怪他。

泰德对化学很有兴趣。他在家里的地下室中不断地做化学实验。他的化学实验并不高明，百分之九十以上没什么效果。不过，他并不在意。那一天他母亲——我的莱拉伯母——正在家里举行一个古董拍卖开幕仪式，泰德又走到地下室，他告诉过我，他在制造原子弹。

他的这次实验竟然成功。他的炸弹一爆炸，便把一股黑烟和臭气送进客厅。莱拉伯母和她的客人几乎都被黑烟闷死。莱拉伯母虽然开开窗子放走黑烟和臭气，但是她的客人却全部走了，她急得一直在阳台上流泪。黑烟招来了消防车

的时候，泰德戴着防毒面具在地下室工作。泰德知道自己的实验技术不高明，所以总是戴着防毒面具作实验。

这还不算。第二天泰德到他爸爸的银行去见他爸爸。为了表示自己有用处，所以他就把一扇门关起来。没想到这扇门通向保险室。这一关就无法打开，于是便把罗伯伯锁在里面。

泰德等了很久不见爸爸出来，认为他在里面数钱，所以就走到电脑室去玩电脑。这一玩又把电脑玩坏。17家分行都无法作业。只好关门。

第二天，报纸的头条新闻是：

银行家的儿子大闹银行。

不用说，泰德只好逃走。他离家前留下一张条子，说他很抱歉。他父母没有他也许好些。有一天，他如果证明自己有用的话，他会自动回来。

这真算他一生中最勇敢的决定。我一直都不敢这么做。我估计他最多在外面混一个星期就会饿回来。

但是一个星期，两个星期，三个星期接连过去了。罗伯伯和罗伯母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，走投无路。镇民组成搜索队，搜索所有附近的避暑房屋。警察也把寻人启事送到各州，只有夏威夷和阿拉斯加没送。罗伯伯悬赏一万美金，希望有人把泰德送回来。最后，他家又雇了侦探来寻找他的下落。

泰德失踪以后的第二个星期，我的爸爸妈妈也请假去参加寻人的行列。

“比利，你不介意一个人在家吧？”妈妈在冰箱塞满食物以后问我：“我们早出晚归，不知什么时候回来，你要照

顾自己。”

最初几天我并不在意，但是以后几天只有上学前说“再见”时才在他们的卧室看见他们。这时候他们还在睡觉，因为他们每夜都在半夜以后才从罗家回来。我开始有些不以为然。

我从未受过这种冷落，我母亲以前总是在家，多在画室作画，我回家一找就找到她。现在便很难看见她的影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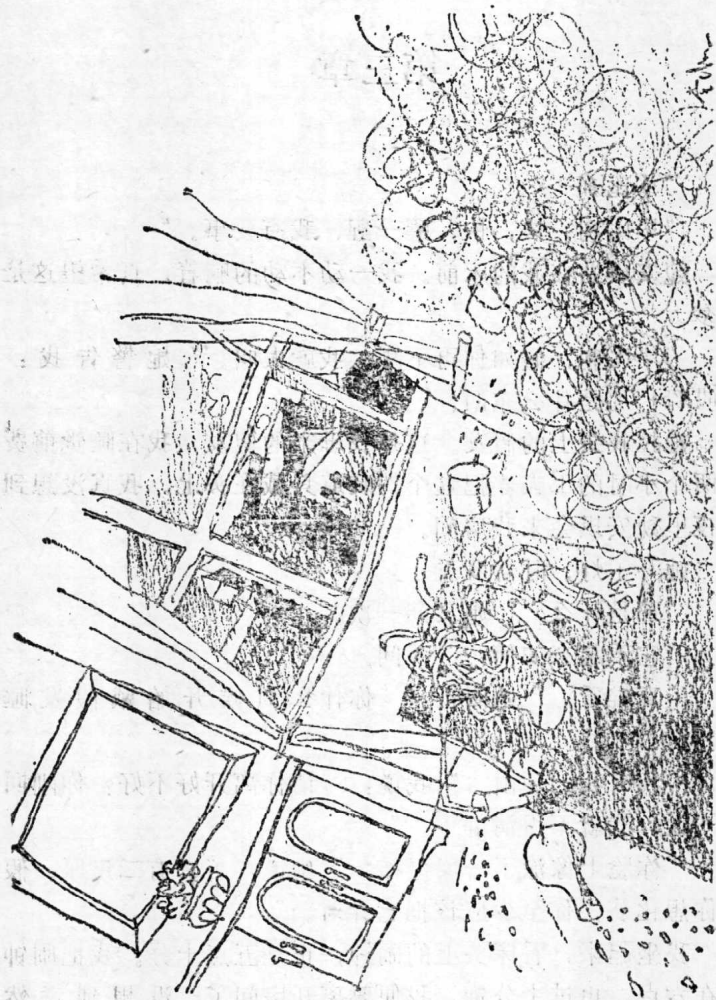
魏安琪回家以后，我就决定亲自参加寻人行列。假如世界上有人能找到泰德的话，这个人就是我。

泰德一定在纽约市的博物馆中。他以前经常告诉我，假如他离家出走，一定去住在博物馆中。他说他可以在博物馆中仔细看。从原始人的房间看到现代人的房间。从冰河时期看到原子时代。他并且可以偷偷溜进天体星象室观看天空景象。在夜里他就躲在恐龙肚子里去睡觉。这是泰德的梦想。他对博物馆熟悉无比。

我的困难是如何离开小镇时不让人认出来。因为这个镇里的人似乎都认得我。毕比利，雀斑脸、红头发，绝逃不过路人的目光。所以我一定要想办法化装一番。

“讲话呀！”魏安琪说：“罗泰德出了什么事？你怎么一直坐在那里看天花板？”

“哦，”我清醒过来。发现竟然把她忘了。我把泰德的事情告诉了她，却没告诉她我的计划。



第三章

“毕比利……”

“毕比利，快，快，醒一醒，我有要事。”

魏安琪站在我的床前。我一动不动的躺着，真希望这是个梦。

“毕比利，假如你不再醒，我就大叫。”她警告我：

“哎呀！那是什么东西？”

她拉我头上的假发。这是我母亲的假发，我在睡觉前费了两个小时的工夫才把这个伪装道具戴在头上。我真没想到半夜里魏安琪会来我房间。

她开了灯，盯着我看。

“那是什么？”她又问一次。

“它看起来如何？”我问。

“真难看，”她回答：“你什么时候开始戴假发睡觉？”

“我有我的理由。”我说：“请你离开好不好？你刚回来一天，我就不得清静了。”

“你脸上像涂了一层蛋糕，”她说：“真有二尺厚。假如你想化装，你至少应该把它弄对。”

我坐起来，看床头上的闹钟，正是五点十分。我把闹钟上在六点。再过十分钟，我便要离开房间了。没想到竟然

躲不过她，我把闹钟按下去。

“魏安琪，”我叹息一声，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愤怒说：

“你回家好不好？我今天有很多事情要办，跟你毫无关系。”

“真的吗？你认为自己很聪明？”她摇着头，俯身盯着我说：“你想自己偷偷离开，去找罗泰德，对不对？你认为我会和你一同去，所以便偷偷摸摸地走。有什么了不起？告诉你，我早就找到罗泰德了。他就在我们家中。”

我从床上跳起来，把牛仔裤往睡裤上套：“你什么时候找到他的？他一直在你们家中吗？他还好吧？”我又登上胶鞋。

“目前他还没问题。但是他没东西吃了，因为我俩把他最后一盒饼干吃了，生鱼的味道太大，他又不能煎鱼吃。昨夜他出来吃我们的炸鸡时，让我在厨房抓到了。”

“他脏得很。他藏在阁楼上不愿下来，我告诉他来你家拿些吃的东西，并且把你叫去。”

“等一等！”我轻声叫。

我走到门口，打开门，向外看了一眼，妈妈卧室的门关着，大概正在熟睡。

我从床上拉出自己的夹克。

“走，”我说：“泰德已经没问题了。没人再生他的气。”

我们关上灯，轻轻走下楼梯，来到厨房。我们没开厨房的灯，因为天已亮，我们可以看清房间的一切。

真高兴泰德出现。我真是笨蛋！怎么一点也没想到他就近在附近？他为什么不通知我一声？

我并没替他担心。只有大人们才担心孩子。魏安琪的房子比博物馆好多了，至少可以找到东西吃。

我们拿了一盒蛋糕、牛奶、麦片，便从后门出来。当我们穿过我们的院子，钻到花篱笆下面的时候，我不禁向对街泰德的家中看了一眼。他们的灯仍然亮着。罗伯伯和伯母不知道是醒着还是睡着了。

“你没有告诉他们？”我指指对街问。

“我怎么会告诉他们？”她回答。

我们急急穿过花篱笆，跑进魏安琪家的后院。牛奶洒了我一身，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

我们必须从地下室的窗子上爬进房中。因为莎莉小姐把防盗警铃开关打开，魏安琪又没有钥匙，所以我们只能走地下室。幸好魏安琪早就把地下室的电路切断，我们不怕警铃响。

想到这里，我才知道泰德如何到了魏安琪家中。因为他和我都知道这扇窗子上没有警铃路线。

我们从地下室跑向阁楼，经过厨房的时候便顺手抓了一些盘子和汤匙。

莎莉小姐还没起床，但是我们仍然不敢粗心大意。魏安琪告诉我要一步一步地跟着她上楼梯，免得踏错地方，弄出响声。

“罗泰德！我关上阁楼的门，她小声向里面叫：“一切平安，毕比利也来了。”

我们又从梯子向上爬。

阁楼上黑洞洞一片。上面很多纸箱子挡住了我的视线。那口棺材就在中间发光，在房子里看起来似乎比在街上看起来大多了。大约有3英尺宽，3英尺高，比普通棺材大。

“泰德。”我轻声向棺材后面叫。

魏安琪也随着我叫起来。

假如泰德还在这里，他的藏身技术的确不坏，至今我们还没有看到他。不过，这也不算太难，只要你向里一走，里面便满是箱子、架子、破烂东西等，连大象进来也藏得住身。泰德身体不大，随便一个角落都可容得下他。

我们在一面墙壁下面找到了他。他躲在那里，双手抱着头，头埋在膝盖里。

“嘿，”我蹲下去拉拉他的乱头发：“看见你真令人高兴，你日子过得如何？”

泰德仍然不动。

“爱因斯坦，不要难过，”我往下说：“我们替你拿来了早餐，但是这儿不是吃早餐的地方。”

我真想不通他为什么一声不响，我一直认为他高兴见到我才对。

魏安琪也蹲下来，对他说：“没关系。”她安慰他：

“我只告诉比利，其他人都不知道。”

泰德放开手，向上看了我一眼。

我扮出一个最难看的鬼脸，把嘴唇拉开，闭上双眼，两只耳朵也摇起来。摇耳朵是我的特别技能。

泰德小心地看看我，脸上绽开笑容。

“原来是你，”他叫起来：“我一直认为你是我妈妈，你是我妈妈，你打扮成这副模样干什么？”

我这才想起来自己头上的假发。罗伯母也有一头黑色卷发，我当然不像罗伯母，不过当你害怕的时候，你根本不会仔细看，难怪泰德一直害怕看我。

他从地板上伸起手来，拉拉我的假头发，说：“你要干什么？要变成女人不成？”他笑起来。

这个老家伙，顽皮不减当年，我真应该给他一拳。我从头上抓下假发，头上的别针拉得头皮疼，我也懒得管了，抓下来便往远处甩。

“你小子听着，”我坐在地板上笑着说：“那顶假发是我唯一脱身去纽约找你的方法，你应该去博物馆的，怎么会跑到这里来？你知道外面是什么样子吗？大家找你找的天翻地覆！”

“大家找我？”他不相信地问。眼睛看着魏安琪。

“一点儿不错，”她说：“吉纳美昨晚来我家，告诉莎莉小姐说，你爸爸辞退了原来3个没用的私家侦探，另雇了一个新侦探。这一个侦探的薪水比3个人加起来还要多。假如他不想找到你，他要花那么多钱干什么？”

吉纳美怎么知道我不知道的事情？我真希望爸妈多和我见几次面，让我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情。

我从盒子里拿出一块饼干往嘴里送。

“我不敢确定。”泰德摇摇头说：“我爸爸可能想把我找到，送我进军事管理学校。我离开家的时候，他正在找这种学校。他打电话到全国的军事管理学校，但是等到他把我的情形描述完毕后，没有学校要收我。”

泰德看看他胶鞋上的破洞，看起来一副可怜相。我把饼干盒递给他，他推回来。

“他现在不会送你去军事管理学校了。”我拿出一块饼干送过去。

他推开饼干，他的双手不断的抓头发，他用脑筋的时候